

乘著薰風的翅膀—— ——記臺大薰風國樂團三次國外演出

文・圖／沈冬（音樂學研究所教授）

每年的暑假，臺大薰風國樂團都會上山下鄉，巡迴演出，走過了不少臺灣的山村僻野，也是許多薰風團友的共同記憶。隨著臺灣經濟力量提升，國民視野大開，年輕一輩小朋友的目標早已不侷限於臺灣，他們躍躍欲試，要把薰風的樂聲帶到國外去。

身為薰風的指導老師，20年來，我參加過三次的薰風國外之旅。

一、民國81年大陸香港之旅

第一次是民國81年的大陸香港巡迴演出。當時兩岸交流乍露曙光，來去兩岸的航班上，多的是相隔半世紀、重回家鄉的長者。臺大國樂團一群二十上下的小朋友，則是要揮別半世紀的悲情，歡天喜地把臺灣的國樂成果推向彼岸。這是兩岸交流以來，第一個訪問大陸的學生團體，又是臺灣大學，因此政府及校方十分關注，陸委會文教處的朱處長親自面授機宜，校方也慷慨為全體團員製作制服。當時的團長黃寶儀，現在已是臺大電機系的教授，當時的領隊課外活動組主任陳保基教授，現在已是農委會主委。當年我還算年輕副教授，擔任副領隊，孫震校長怕我們行走江湖，路頭不熟，特別拜託訪問大陸多次的中文系教授曾永義老師隨軍押陣。第一次出征，可謂糧草充裕，陣容壯大。

我們的表演行程是上海、北京、香港，中間穿插了杭州、桂林，讓同學也有機會一覽山河勝景。那時改革開放未久，一般的大學並無學生國樂團，我們預計參訪的交流對象都是專業音樂團體，包括中央音樂學院、中國藝術研究院、上海民族樂團等。記得當時慕名想要進北京大學校園一遊，寄了信去，根本如石沈大海，因為那個年代還沒有什麼高等教育交流這回事。車去頤和

園，由北京大學西門外呼嘯而過，導遊遙指這就是北京大學，一群同學驚呼連連，北大的朱漆大門在眼前一晃就過去了。

上海民樂團有許多臺大同學的偶像，午餐時，臺大同學和民樂團的團員間雜而坐；我身邊坐著顧冠仁、周成龍、瞿春泉、龔一等人，我老實不客氣地開始大談〈東海漁歌〉、〈黃鶴的故事〉、〈新婚別〉、〈胡笳十八拍〉……，他們想必被我不知天高地厚的熱情，還有如數家珍的熟悉驚倒。事實上，我絕對不是唯一，環顧四周，每桌上的臺大同學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。

餐後是上海民樂團的音樂會，俞遜發連講帶吹，從個人學習經歷一直談到〈秋湖月夜〉的創作靈感，一曲〈秋湖月夜〉吹得真是盪氣迴腸，令人彷彿置身洞庭湖的中秋夜。接著閔惠芬的〈二泉映月〉、江南絲竹小團的〈三六〉、〈中花六板〉……，上海民樂團毫不吝惜地拿出了經典曲目。那天上場的都是老前輩，年輕的馬曉輝已是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，但那天她只是主持人，站在臺上豔光四射。臺大一位男生在我身邊讚歎：「馬曉輝耶！馬曉輝耶！只主持耶！」顛倒之情，不能自己。

晚上是臺大演出，我們的主要曲目是盧亮輝老師的《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》，也是這首曲子的首演。一位二胡同學說：「想到閔惠芬要聽我們拉，我的手就抖個不停。」面對上海民樂團的大家，臺大國樂團小朋友怎可能在音樂上一較高下？五十幾個同學戰戰兢兢上了臺，規規矩矩開始了大合奏。與下午的小合奏、獨奏迥然不同，人海戰術果真有些效果，一開始的氣魄就震住了臺下觀眾。我站在後臺口，身邊突然有人輕聲說：「這些孩子真用心，他們不是音樂專業的

嗎？」我回頭一看，一位小老頭兒操著上海口音跟我講話，我笑著搖頭，伸出食指按在唇上示意安靜。等到一個樂章完了，小老頭說：「孩子們不錯。不是學音樂的，很難得了。」我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好請教先生貴姓，他說：「我叫陸春齡。」天哪！我竟然「噓」了「笛王」陸春齡，叫他安靜。

這場音樂會的模式在後來許多場交流中不斷複製。由上海到北京，我們見到了許多前輩大家，如藍玉菰老師，林石城老師，另一位先生同樣在臺口跟我講話，我不敢隨便再「噓」，輕聲請教對方貴姓，竟然是〈梁祝〉的作者何占豪。他們都是聽說臺灣來了一個「不是學民樂的學生民樂團」，好奇來聽。在共產黨數十年專業分科的教育下，像我們這樣非專業、卻有著接近專業水準、超乎專業熱情的樂團，是他們不曾見過的，後來有位先生（可能是林石城）告訴我，好一陣子他會以「人家臺大不是學音樂的都這麼專心，你們呢！」來勉勵他的學生。

這是薰風第一次登陸交流，演奏的細節已不復記憶，記得的是，我們的同學（包括我在內）幾乎以「朝聖」的心情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大師，而薰風同學展示給他們的，不只是對音樂的純真熱愛，還有得以產生這種熱情的學習環境、社會制度，與文化氛圍，以及同學們由此涵養而出的氣質品格，這一部分，已令許多大陸前輩為之驚奇深思。

二、民國92年美加之旅

第二次帶領薰風出訪是民國92年，美加地區巡迴演出。這次巡演由兩個偶然之喜所促成，首先是薰風第二屆學長張爾協先生的大力贊助，張學長臺大經濟系畢業，定居美國洛杉磯，他一直希望將薰風帶到海外，主動寫信給國樂團團長張劭聿，只要同學們自行負擔機票食宿，他願意贊助所有在洛城演出的場地、文宣、樂器租借等經費開銷。另一個驚喜是住在溫哥華的著名指揮關迺忠先生，竟然被我們的同學林冠華鏗而不捨地說動了，願意在溫哥華擔任我們的指揮，於是，

美加之行就確定為洛杉磯及溫哥華兩場表演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這是一場不堪回首，又令人感動萬分的辛苦旅程。當時出國活動已十分普遍，校方資源有限，因此我是唯一的帶團老師，對內盯著五十幾個小朋友生活言行，對外應對賓客、接受訪問，上廣播上電視。而且，那正是美國911事件週年前夕，我們大批樂器飛到美國通關，樣樣奇形怪狀，每件中空的共鳴箱都充滿「危及國土安全」的可能；於是，我們一件件拆、一件件解釋；可以想見，關員和我都快瘋了。別忘了，我們還得飛到加拿大，一切痛苦重演一遍。回臺之後，我大病一場，至今想起還是餘悸猶存。

洛杉磯的音樂會由張爾協學長一手操辦，安排在San Gabriel Hall，是個西班牙時期的美麗石造建築。我走在觀眾席的長廊上，彷彿覺得迎面而來的，應該是身穿花邊長裙，頭戴羽飾高帽，手持蕾絲香扇的西方仕女。可是音樂廳雖美，同學們卻為時差所苦，上了臺有氣無力，該加强的地方不見了，不該放的砲倒是接二連三，指揮廖詩昀雖然頗有威嚴，奈何始終激不起同學的火花。我憂心忡忡，只怕晚上的演奏要出醜了。

開演前，張爾協學長來到臺上。張學長是個沈穩的人，我們抵達洛城之後，他一直忙著招呼大家，我相信他已忙碌了好幾個月，可是外表神情一點看不出特別疲累，也不特別激動興奮。對同學而言，他是幾乎跟「爺爺」一般大的「學長」，小朋友能跟他談的其實不多。此刻，他對同學說：「我畢生的願望是把臺大薰風國樂團帶到海外來，現在你們來了，今天晚上讓我實現了心願。我希望，未來數十年，你們在座也有人像我一樣，給這個樂團機會，讓這個樂團的生命力延續下去。」當時沈沈的舞臺大幕已經垂下，臺上所有人像是被一個厚重的紅絲絨蠶繭包覆了起來，成了一團生命共同體，分享一致的心跳與血脈。也許是我的眼中有淚，我看出去，許多同學的眼中也泛著淚光，孩子們對這位慷慨的老學長終於有了一點理解和共鳴。

張學長自己可能不知道，他是那天晚上演出的強心針！大幕拉起，同學們吹彈拉打，拚了命似的演奏，表現得出乎意料地活潑生動，精彩萬分。音樂會的主題〈燕子〉由梁文賓南胡協奏，他把南胡置於腰間立奏，在臺上自由走動，神情瀟灑，向臺下拚命「放電」，簡直迷倒了一千師奶大姊；還有幾位在美國留學的薰風同學也特別飛來洛城，加入演奏。相形之下，第二場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Chan Center舉行的音樂會，同學在關迺忠老師的指揮之下幾乎有脫胎換骨的表現，關迺忠老師甚至驕傲地稱許：「你們是臺灣之光」。由音樂角度論，關迺忠確實把薰風帶到了不同的境地，但洛城這場San Gabriel Hall的音樂會，是為學長圓一個薰風走向國際之夢，印證了薰風綿綿不絕的傳統和薰風同學的向心力。這不是一場毫無瑕疵的音樂會，卻是最讓我感動的音樂會。

三、民國101年北京大學之旅

我參與的第三次出國表演，是今年2012年的7月，臺大薰風國樂團終於正式進入了20年前不得其門而入的北京大學校園。

北京大學在90年代設置了包括民樂在內的專業學生藝術表演團，愛好國樂的北大一般生就另外成立了「中樂學社」。臺大國樂團和中樂學社經過密切聯繫，決定今年7月中旬赴北大交流參訪，並在北京最老的「北京音樂廳」舉行兩校聯合音樂會。北大校長周其鳳親自為音樂會題名為「跨越時空的交匯」，臺大李校長也題辭「薰風和暢 中樂揚聲」。兩校一起演奏時，臺上共有120人，聲響效果十分震撼，這些兩岸最菁英的孩子同心協力一起演奏，確實是一幅美好的畫面。薰風校友熱情可感，藍孝芬、江耀國、梁曙輝幾位竟然不遠千里，飛來北京為我們加油。

這場音樂會北大的主要曲目是盧亮輝老師的《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》，巧合的是，這正是20年前臺大國樂團第一次登陸的曲目，而臺大的四首曲子，由傳統鑼鼓樂到原住民之聲、到南洋民族風，甚至還有一首國樂團伴奏的鋼琴協奏曲，

充分顯現了薰風駕馭不同曲風的能力。嗩吶鄭皓中的音色簡直華麗得像小號，鋼琴協奏宋良瑀是個小美女，臺風穩健，詮釋細膩，指揮秦華是個學機械的瘦小女生，大將之風讓音樂學院的教授都稱讚。這次演出，臺大國樂團顯現了一個成熟樂團的教養和訓練，對於音樂的精準和嚴格，對於指揮的絕對服從，讓北大同學讚歎不已。

在籌備此次出訪時，兩校協商事務書信來往，團長陳町銘寫了十分正式的信過去，署名為「國立臺灣大學薰風國樂團第六十任團長陳町銘」，氣派可大了。我的好朋友中國音樂學院的教授修海林說：「你們擺譜擺得真大。」如果說前文所述第一次登陸交流是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，這一次可真是「強龍硬壓地頭蛇」了。

來到北大，身為音樂史研究者的我感慨良多。北大自蔡元培、蕭友梅創辦了音樂傳習所，當時有所謂「絲竹組」，即是國樂合奏的先河。古琴家王露去世之後，劉天華加入北大，後來組織國樂改進社，辦《音樂雜誌》，十大名曲中的〈良宵〉即是創作於此時。由此而言，北大其實也是現代國樂的濫觴之地，可是北大沒有保留這個傳統，反而是臺大薰風實踐了蕭友梅、劉天華等人的理想，60年來在臺灣揚其餘波。音樂會前，我在北大舉行了一場演講，講題為〈薰風國樂團一甲子與臺灣國樂發展〉，介紹了薰風60年的歷史，特別強調薰風如何上承五四以來傳統音樂現代化的脈絡，如何對臺灣國樂發展產生了深廣的影響。我在北大演講不止一次，但這一次，中樂學社的孩子給了我最高熱烈的掌聲。

由薰風的團員到指導老師，我的薰風團齡已將近40年。事實上，薰風是個完全自治的學生社團，同學都極為能幹有效率，我這個指導老師從未指導過什麼，只有出國訪問時才忝顏出來領導一番。這幾十年來，我親身目睹並參與了薰風的成長變化，收穫遠比付出多，這也是我個人莫大的幸運。薰風出國表演其實不止三次，本文略記我躬逢其盛的三次活動，以祝薰風一甲子繼往開來，蒸蒸日上。圖（音樂學研究所沈冬教授）